

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的位置

日本櫛田民藏著
施存統譯

要想知道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占怎樣的位置，第一就該知道唯物史觀是什麼東西。馬克思學者烏脫曼（Ernest Untermann）這樣說：『我們使用歸納的研究方法。我們從具體的事實進到抽象的理論。次之，我們把事物用辨證法結合起來。這就是不把這世界和社會看做固定死板的東西，把他看做正在形成的東西的意思。我們追求實際事物的相互關係，在空間上，在時間上，還是並存的，還是連續的。因此發見了其間的普通的一致和特徵的差異，從兩者的相互關係

中得到了結論——即建成學說。然後把這學說適用到實際事物上去。這樣，我們就同用乘法試驗除法答數一樣，不絕地試驗學說的正否。」

據我所見，這一段話，最足以表明馬克思的研究方法。那個經濟學批評序言所謂唯物史觀公式的，實在是根據這種研究方法研究的結果。這個公式第一段說：『人類在營「社會的生產」來維持生活時，就會加入某種必然的，離他們自己的意志而獨立的關係。這種關係，就是適應「那個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的發達程度」的生產關係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，構成社會的「經濟的構造」。這個經濟的構造，就是構成「法律的及政治的上部建築」的真實基礎，也就是適應社會的意識狀況的真實基礎。決定社會的，政治的，及精神的一段生活上的歷程的，就是這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方法。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生活；倒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。』

以上一段，就是說明『一般文化的物質的基礎的。』現在我們再看第二段：

『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，發展到一定的程度，就會同從來在那範圍內活動着的當時的生產關係，或只表現在法律上的所有關係，發生衝突。這種關係，原不過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，這時却變成了束縛的東西。於是，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了。經濟的基礎一變動了，那偉大的上部建築的全體，也徐徐地或急急地變動了。』

這一段，可以看做『社會組織進化論』。詳細點說，可以說是『社會組織的辯證法的發展論』。（譯者按：辯證法，只是一個進化的思索法，並不是什麼詭辯；請不要誤會。）說到唯物史觀，有的單指『一般文化的物質的基礎論』，有的兼指『一般文化的物質的基礎論』及『社會組織發展論』二者。前者，就是烏脫曼所謂從具體的進到抽象的觀察事物的人；後者，就是史把事實用辯證法結合起來的人。如果根本地理解起來（史觀內物質和理想的關係），則後者可以包含在前者裏面，可以說唯物史觀單由前者構成內容；但為便於理解起見，却不如說唯物史觀

是包含這兩者的。不過如要更便於理解，則第三段實爲必要。公式第三段如左：

『我們觀察這種革命，非把物質的革命和精神的革命區別清楚不可。換句話說，就是非把那自然科學上能够論證的「經濟的生產條件」的物質的革命，和由人類意識了這個衝突而要與他決戰的心理所發生的法律的、政治的、宗教的、藝術的、哲學的革命——簡單說，精神的革命——區別不可。我們批評某個個人，決不照他自己所想那樣去批評；同此一樣，我們批評這種革命時代，也決不能依照那個時代的意識去批評。我們應該從那個物質的生活的矛盾當中去說明這個意識。（只有如此才能說明）這個物質的生活的矛盾，就是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所存的衝突。』

這一段，不消說，只是拿第一段及第二段做前提才有意義的。如果對於第一段說，把第二段當做這個史觀的一要素，那麼這第三段，也可以看做這個史觀的一要素的。因爲對於『第一段是一般文化的物質的基礎論』第二段是『社會組織

的發展論』而說，這第三段就可以叫做『一般階級鬭爭的物質的（或經濟的）基礎論』。這三者雖說立在同一根本原則上面，然而所指示的範圍，却是各有不同的。現在我們照公式的第一段及第二段說，因為一般文化，是築在物質的基礎上面的，或是靠物質的基礎附作條件的；所以物質的基礎一變動了，那為上部建築的一般文化，也就不得起一定的變動了。在這時候，新發生的政治上，法律上及其他一般思想上的傾向，都不得不對於舊來的文化立在對抗的關係上了。這種對抗的關係，在經濟上，在政治上，在法律上，在其他社會上各種方面，都自然而然地成為階級戰爭而表現出來；其在思想界，就是所謂『危險思想』『過激思想』。這樣看來，那些『危險思想』的發生，照這史觀說來，實在是同『物質的基礎的變動』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的。不過這些『危險思想』，一看好像根據那個思想所有主的特別的天才而發生的。因此，那些新思想家，就往往以為只有自己是『天選之人』，把什麼『永久的真理』（？）裝在衣袋當中，趾高氣揚地妄想指導別人。

了。但是照這公式第三段看起來，那個個人意識的變化，也只有依『一切社會（不
限定個人現住的社會）的經濟事情的變化的反射』才能說明的，僅依『個人的
天才』到底是不能說明的。（所謂『時代的產兒』，『時代的反映』等等，就是說明
唯物史觀的。）例如我國現在有許多壯有爲之士，投身勞動界裏去，又同舊思
想宣戰，這原是很可喜而又是不得已的事情；但是這些人們，如果就因此妄自尊
大，對於勞動者也妄想如上官對於屬僚一樣，那麼從這史觀看起來，那就不外是
基於錯覺發生的現象。照這公式而說，這些人們投身勞動運動，也不過是社會事
情變化的結果。這就因為我國從歐戰以來，勞動運動已有一點進步之故，但是我
國勞動運動的進步，也是因為歐戰以來，我國經濟事情變化了之故；而這個經濟
事情的變化，則基於歐洲的戰亂；而歐洲的戰亂，又基於歐洲經濟事情的變化。總
而言之，歸根結柢，個人意識的變化，只有依靠經濟事情的變化才能說明的，也只
有依靠經濟事情的變化才會發生的。（譯者按：這裏似乎該除去幾個妄想法；不

過，唯物史觀原容許例外的。我們因為知道人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所以才對同胞發生博愛之心；我們又因為知道人類社會也同自然一樣，是變化不斷的，所以才願意去做一個社會運動的勇敢戰士。這樣看來，公式第三段，不但是關於社會發展的『科學的法則』之一，而且是關於我們社會生活的『科學的道德論』。

以上所說，都屬於第三段的話。第三段，可以叫做『一般文化的經濟的基礎』，現在我們再看第四段：

『一個社會的組織，在生產力還沒有將這社會組織裏可以發展的餘地盡量發展的時候，是不會顛覆的；新的，較高度的生產關係，在他的物質的存在條件還沒有孕育在舊社會母胎內的期內，也不會產出的。所以人類常常只把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，當做問題。因為凡是一個問題，嚴密地說來，必須解決這問題的必需的「物質的條件」已經存在，或正在成立，纔會發生的。』

譯者附言——這一段話，最易引人誤會。有幾個讀死書的書獃子，拿了這

段話來大大地反對中國現在提倡社會主義，說在現在中國主張社會主義是違背馬克思的教訓的。這話驟然聽見，好像有點道理，其實是大謬不然的。他們第一個錯誤，就是不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國際性。我們知道：社會主義是國際的，資本主義也是國際的。資本主義固然要征服全世界，社會主義何嘗不要征服全世界？我們只要看國際聯盟（白色的）和第三國際（紅色的）的對立，就可以明白。現在世界的形勢是這樣：不是資本主義征服了社會主義，就是社會主義征服了資本主義，有你無我，有我無你，二者決不能並存。中國資本主義誠然不發達，然而世界資本主義却已由發達而漸漸崩壞了。繼他而起的，當然是社會主義。豈有世界資本主義已崩壞而中國資本主義能獨存的道理？馬克思在七十年前已經大叫『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呵！』勞動者所得的是全世界了；豈有時至今日還有提倡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道理？在這『萬國』『全世界』『當中的中國勞動者，當然也要『團結

結起來，『爲國際社會主義，同國際資本主義宣戰，以期『得到全世界。』況且中國樣樣都是後進，尤其應當乘此時機，急起直追，採人之長，棄人之短，豈可一誤再誤，以致不可收拾？所以我們可以簡單說斷一句：凡是在中國提倡資本主義，擁護資本主義者，不管他掛出什麼招牌來，總是人民之敵。拿馬克思做招牌，簡直是辱沒馬克思，尤其可惡可恨。馬克思是世界的馬克思，他的社會主義是國際的社會主義，豈能與中國資本主義相容？至於他們第二個錯誤，就是不知道除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以外還有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。殊不知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，乃是取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長處，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短處的，並非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長處，也一概抹殺的。他們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能够增進生產力，而不知道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更能够增進生產力。他們誤認資本主義是達到社會主義必須經過的階段（自然要稍稍經過），而不知增進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的，乃在於

工業主義。他們如果說工業主義是達到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，我們就十分承認；然要說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先實行資本主義，我們現在就萬難承認了。固然，我們也承認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價值，而且也承認資本主義是歷史上必須經過的一個過程；然而要說各國都要同樣地嚴密地經過，那就是妄談了。關於這點，我們只要看馬克思的俄國革命觀，就可以知道的。唯物史觀不是宿命論，也就在此。我們要知道：現在是資本主義將亡的時候，同資本主義將興時的情形，絕對不同。當那資本主義將興時，我們要阻止資本主義不發生，誠然不可能；這同現在當社會主義將興時，不能阻止社會主義發生一樣。然而現在却正臨資本主義將亡社會主義將興之間，除非瘋子，都應該跑到社會主義這方面來。在這種狀態下面，中國實行社會主義，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來發展產業，決沒有不可能。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來生產，在增加生產力上，比資本主義還要快。我們遵守唯物史觀來實行社會主義，決

不會失敗。我們知道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注意『物質的條件』，只要我們努力做成這個『物質的條件』，決不會違背唯物史觀。那種只知道讀死書的人，乃正是馬克思的罪人！

以上一段，把第一第二第三三段做前提，才有意義；如前面所說，各段所指示的思想範圍是不同的，所以這一段也可以拿同一理由認做唯物史觀的一要素。據我所見，公式第三段所說各種『危險思想』都是根據一定的思想，要想『樹立排除公式第二段所指示的財產關係和生產力間的矛盾的方策』的思想。但是這些方策，雖說同是『危險思想』，也因各人所根據的思想不同而發生種種差異的。於是，從唯物史觀的立場來說，在這裏應該建立怎樣的方策，那個方策的前提是什麼，就自然成爲問題了。公式第四段，就是對於這個問題，給以一般的解答的。這就是指示立腳在唯物史觀上對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命題的東西。有人看見唯物史觀含有這個命題，就非難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『無理想』的，是『維持

現狀」的，是「機會主義」的。但是據我所見，則完全與此相反。要想從科學上樹立一種政策，一定非把那政策的前提明白表示出來不可；而那個前提，又非能够證明不可。但是各種危險思想家中——基於「物質的生產力和財產關係的矛盾」而爲要排除這個矛盾而發生的——，很有不知道自己的思想是依據什麼來決定的，妄想根據單純的個人的思想去樹立「反動的政策」或「空想的政策」的人。唯物史觀一面極力排斥這種非科學的政策，一面却又想樹立科學的政策。因此，爲政策前提的理想，就不是各個人的單純的思想了，應該從社會內部中去求出萌芽新社會的事實了。（這些事實，都是發生在我們眼前的。）像勞動組合哪，消費組合哪，及其他一切勞動者所組織的自治自助的團體哪，都可以認做新社會的萌芽向這理想去的目標——廢止資本家財產——，可以在這組織裏頭看見；達到這目的的手段，也不外是勞動運動。在唯物史觀上，除了映在我們眼前的階級鬭爭事實以外，是沒有別的科學的，可能的政策的。所以在適用這個史觀的共

產黨宣言裏就這樣說：

「共產黨對於無產階級，究竟站在怎樣的地位呢？共產黨決不是對於別的勞動黨的特殊政黨。共產黨並非離開了無產階級全體的利害還有別的利害的。我們決不想樹立一種特殊的原則，去做無產階級運動的模範。（中略）共產黨學理的根據，決不像一般的社會改良家，拿發明或發見的主義理想作根據。共產黨不過把現存的階級鬭爭，就是我們眼前所經過歷史的運動中旺盛起來的實際情勢，一般地表現出來罷了。」

那個唯物史觀公式第四段，也不過把這個關係，更一般地表現出來罷了。共產主義政策的根本基調，在這段文句當中所表現的，比在那些個個政策中所表現的還要更有意義。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，階級鬭爭的歷史，實在是廣義上一般政策的歷史。輕視了階級鬭爭的各種政策，都會變成爲無意義的東西。這個史觀的公式，接着還這麼說：

「簡括地說，亞細亞的，古代的，封建的，及現代資本家的生產方法，都可以看做經濟的社會組織的累進的時代。內中，資本家的生產關係，便是社會的生產過程的最後的敵對形態。——這裏所說的敵對，並不是個人的敵對，是基於個人的社會的生活條件而發生的敵對關係——而且在資本家社會胎內發展來的生產力，已經供給了可以解決這個敵對關係的「物質的條件」了。因此，人類社會的前史，就要以這社會形態告終了。」

據我所見，這最後一段，不過是前四段公式的應用；講到唯物史觀公式，單以前四段已經完了。這樣看來，唯物史觀是由左面四要素成立的：

- 1, 一般文化的物質的基礎；
- 2, 社會組織的辨證法的發展；
- 3, 階級鬭爭的經濟的基礎；
- 4, 一般政策的前提（物質的條件）。

現在爲容易瞭解起見，再把四段公式的各種對立的關係表明如左：

1, 個人和社會；

2, 財產關係和生產力；

3, 舊文化和新文化；

4, 舊社會和新社會的萌芽。

以上四者，都看做有對立的關係；而通過一切公式，都認經濟的（或物質的）條件爲基礎的事實。換句話說，貫通這四個公式的東西，就是『物質的條件的認識』和『辨證法的研究方法』。因爲這個緣故，所以我以爲把唯物史觀叫做辨證法的唯物論，是名實最相副的名稱。

拿這個公式爲主：應用到過去的社會裏去，就是馬克思的歷史觀；應用到現在經濟社會裏去，就是馬克思的經濟論；應用到將來社會裏去，就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。而這四要素當中，第一及第二，在廣義上，都可以看做社會組織進化論；第

三及第四，在廣義上，也都可以看做階級鬭爭論。所以我們可以說：構成唯物史觀的要素的，是『社會組織進化論』和『階級鬭爭論』。

二

我把唯物史觀作如上的解釋。所以如有人問我：馬克思學是如何構成的？我一定回答道：是由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構成的。但我却不因此，就以爲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，是同剩餘價值論對立的。其實，我以爲唯物史觀，是馬克思學的精髓，他在馬克思學上，是遮蓋一切別的學說而存在的。

現在假定照普通一般所說：馬克思學，是由唯物史觀，階級鬭爭說，剩餘價值論三者所構成的；然而那個階級鬭爭說，（不管是經濟的，政治的，或一般思想界的）却是基於社會的階級的對立的關係的；而社會的階級的對立，又是基於財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衝突的，也可以用唯物史觀公式第一及第二爲基礎來說明。

的。在這意義上，現代的國家，也同別的社會現象一樣，是『階級的衝突』的產物，即所謂階級的國家。昂格斯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裏，論證了『希臘羅馬及中世的國家，是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階級對立的基礎下面發生的東西』這件事之後，把這三時代的國家起源，簡要說明如下：

『……在雅典的國家，是最純粹最古典的形態。這裏的國家，直接地或爲主地是從「由民族社會的內部自然發達來的階級對立」出發的。於羅馬民族社會，變成在「無數範圍外的無權利只有義務的平民」中的一個封鎖的貴族階級。平民的勝利，雖然廢除了舊的種族制度，在他的廢墟上建設起國家來；然在那個國家裏面，民族的貴族和平民，却都完全滅亡了。及到德意志民族征服了羅馬帝國，國家就從侵略巨大的外國領土中發生了……

『國家是爲了要制階級對立而發生的東西。但是國家，又是同這些階級衝突同時發生的東西。（就是在階級衝突中發生的東西）因此，國家通常總是

最強的經濟的支配者階級的國家。那個階級，靠他的經濟力，在政治上，也就成爲支配者階級；因此，那個階級（經濟的支配階級）就獲得爲抑壓、掠奪被征服階級的新手段。這樣說來，古代的國家，就是爲抑壓奴隸的奴隸所有者的國家；封建國家，就是爲抑壓農奴的貴族的機關；而近代的國家，就是依資本掠奪工銀勞動者的器具。只有到了鬭爭階級相互差不多有同等力量的時候，才發生如此情形：國權一時做一個表面上的中間人，對於雙方階級保持一個無關係的地位。」

如上所說，可見一切國家，都是成爲『征服者階級爲抑壓被征服者階級的反抗的手段』而發生的東西了，就是近代國家，也不能逃此公例。『國家權力』這個東西，固然照現代法學者或無政府主義者的一部分所說，是『在階級對立上發生的權力意思的發動』，也可以說明；然照唯物史觀說，則『國家並非從外部來強制社會的權力，也不是「道德的理想的現實性」，又不是如黑智兒所主張「理

性的寫相及現實性，」只不過是「根於經濟關係的矛盾的階級對立」的產物。

在革命期中，無產階級的國家，也因為那時爲反對階級的資本家階級還存在（即階級對立和階級鬭爭）的緣故，所以才存在的；等到資本家階級的反抗運動消滅了（即一切階級消滅了）的時候，無產階級的國家，也自然會消滅的。這層道理，也可以拿唯物史觀似前提來說明的。

剩餘價值說，是構成狹義的馬克思主義的要部的，沒有了他，什麼資本集積論哪，勞動者貧困論哪，社會崩壞論哪，都不能成立的。據我所見，剩餘價值說（簡單說，就是「剩餘價值是從勞動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差數發生的」學說），如果不把唯物史觀做前提，是不能成立的。但是世上也有『把剩餘價值和唯物史觀看做完全無關係的』學者。例如信柯起氏（V. G. Sinkhovich）在他所著的“*Marxismus gegen Sozialismus*”，裏說：

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論，明明白白是現實的。他記述了現在的經濟現象；他

又證明了「根於生產手段的掠奪而起的這些現象的全體，是不得不惹起社會主義的」這件事。他爲證明這件事情，把經濟現象做過歷史的研究。即他把經濟現象當做現存的種種力來看待，又證明了他所認爲必要的而且必然的這些政治的及社會的作用。他的社會主義論的關鍵，就是伴着階級鬭爭論的唯物史觀。近代科學的社會主義論的全體，都在共產黨宣言裏；然而其中無論在什麼地方，都沒有含着價值學說。」

然而這個學者所謂不含價值論的共產黨宣言，第二章中却有這麼一節：

『工銀勞動（無產者的勞動）是能够替無產者自己造點財產嗎？不決沒有的！工銀勞動，只不過造了一些資本。這資本，就是掠奪工銀勞動的財產。也就是一種在「爲下次再行掠奪，產出新的工銀勞動」那樣條件下面增加起來的財產。所以現在式的財產制度，是在資本和勞動的對抗當中活動着的……』

從上面這一段話中，我們可以看出有三個命題：（一）工銀勞動是造出資本的；

(二)資本是靠增加工銀勞動才增加的『資本家的財產』(三)資本家和勞動者，利害是正相反對的，現代的私有財產制度，是築建在這個對抗的關係上面的。據我所見，以上這段話，就是比這宣言先刊布的工銀勞動和資本的結論。而工銀勞動和資本，可以看做資本論的萌芽，恐怕無論何人，都不會有異議的。所以含有這本書結論的共產黨宣言，說他沒有含着馬克思的價值論的話，無論如何，總是一個不合理。爲『馬克思學的系統論』的共產黨宣言，明明白白含有馬克思的價值說的。但是這個價值說，沒有唯物史觀，是不能成立的。

做剩餘價值說的基礎的，就是勞動價值說（簡單說就是『可以再生產的商品的價值，是由生產那個商品所需要的「社會的必要勞動」的分量來決定的」這樣一個學說。』這是大家所知道的。這個學說裏所說的『商品』，是可以任意再生產的貨物；所說的『價值』，是自然價格；所說『社會的必要勞動』的『勞動』，並不是各個的具體的勞動，是抽象的一般人間的勞動。但是用資本和勞動，把可以任

意再生產的貨物當做商品而表現出來的『模型的社會』却就是今日的資本家社會。在這模型的社會裏，各個具體的勞動，才能當做一般的人間勞動而抽象化。但是要使各個勞動抽象化，必定要先把各個人的具體的勞動變做商品然後可，至少也要把這種事實（勞動商品化）成為社會的生產的基礎才可能。因為各個人的具體的勞動，性質是不同的；如果他的勞動不成為交換的目的，我們就不能計算他的分量（分量化）的，因此也就不能抽象化。所以模型地實行勞動價值說的社會，一定是勞動在事實上為商品的社會。但是要使個人的勞動成為商品化，一定要有這樣一個前提：一面有占領生產手段（原料，機器，生活資料等）的特定的社會階級，一面有完全沒有生產手段的特定的社會階級。如果社會沒有這種情形，例如共產社會或中世手工業時代，無論何人，雖有交換勞動生產物的必要，然沒有把人間勞動力當做交換的目的，所以勞動就不能成為商品。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：勞動商品化這件事，並非隨時隨地發生的現象，只不過是在一定的

時候，一定的處所，具備了一定的條件的一定的社會所發生的事實罷了。這種模型的社會，就是築在『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階級對抗』上面的今天的資本家社會。在這種社會裏，個人在原則上，是商品（及勞動力）的賣主或買主，立在階級對抗上面，利害關係完全不同；關於這個場合勞動力評價的研究，就是剩餘價值論的出發點。固然，雖在這種社會關係裏面，除了勞動力以外什麼也沒有的無產勞動者，如果得了什麼仙術，能夠在這社會以外去求生活資料，那自然不必拿自己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到市場上去賣了；因此也就沒有經濟上利害的衝突，勞動商品化這件事，在他也便不會發生了。不過人類是如唯物史觀公式第一段所指示的那樣『在生活資料營社會的生產的時候，就會加入一種離人類意識獨立的，一定的，必然的，生產關係』的；所以人類是要拿這種不得已的事情做前提，加入這種階級對立的關係裏去的，而且也要把勞動當做商品到市場裏去賣的。這樣看來，可知在馬克思學裏同唯物史觀對立的剩餘價值說，歸根也是築在唯物史

觀的基礎上面的了。馬克思自己，在哲學的貧困上也說：『經濟學的範疇，不過是社會關係的抽象的理論的表象罷了；』又在經濟學批評裏說：『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裏，非把主體（即社會）常常做觀念的前提預先思考不可。』如果要問馬克思的價值論，是怎樣辨證法的？怎樣唯物論的？（即價值論是唯物史觀怎樣的應用？）只要看經濟學批評及資本論第一卷的商品論，就可以明白。在這兩本書裏，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，具體的勞動和抽象的勞動，私的行爲和社會的生產，常常都放在對立的關係上來研究的；就是那個爲『價值決定的要素』的抽象的人間勞動，也實在是把最模型的資本家社會做前提，才認爲『價值決定的要素』的。

總而言之，說『馬克思學是由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構成』的也好，說『此外還含有政治學說』的也好，而馬克思學的精髓，總是唯物史觀；沒有了唯物史觀，則馬克思的別的一切學說，也都不能成立。馬克思學，同唯物史觀一同成立，也

同唯物史觀一同消滅。所以我說馬克思學，雖不僅是唯物史觀；馬克思學却一本於唯物史觀。

櫛田君是日本有數的馬克思研究者，而且又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篤信者。他這篇文章，很能把馬克思的真面目表現出來，所以我就翻譯出來供給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朋友的參考。在我個人，原是同意於櫛田君見解的人；但我以為便於了解起見，也不妨把階級鬭爭說與唯物史觀分立（不是對立）階級鬭爭說，也可以說是馬克思的政治學說，馬克思的國家觀及革命觀，都可以包括進去。譯者附記